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孤本
小说

【风流悟】

明·坐花散人辑

中国戏剧出版社

I 242

P

✓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孤本
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图佳偶不识假女是真男 悟幼圉失却美人存丑妇	(一)
第二回	以妻易妻暗中交易 矢节失节死后重逢	(一〇)
第三回	花社女春官三推鼎甲 客籍男西子屡掇巍科	(二〇)
第四回	莫拿我惯遭国法 贼都头屡建奇功	(三〇)
第五回	百花庵双尼私获雉 孤注汉得子更成名	(四五)
第六回	活花报活人变畜 现因果现世偿妻	(五四)
第七回	伉俪无情丽春院元君雪愤 淫冤得白蕊珠宫二美酬恩	(六五)
第八回	买媒说合盖为楼前羡慕 疑鬼惊途那知死后还魂	(七三)

第一回 图佳偶不识假女是真男 悟幼圉失却美人存丑妇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增光。虽然两句旧文章，今日看来真当。打米挑水村汉，拾柴做饭婆娘。一朝忽作有钱郎，也会装模作样。

——右调《西江月》

世人有何下贱？无钱便是下贱之因。有何尊贵？有钱便是尊贵之实。下贱之人，有了钱，便改头换面，自然尊贵起来；尊贵之人，无了钱，便伸手缩脚，自然下贱起来。所以说：『富贵不奢华，而奢华自至；贫穷不下贱，而下贱自生。』虽然如此说，毕竟人于此中，要各安其分便好。始贫而终富，不可忘了贫时的行径；始富而终贫，亦不可失了富时的体格。故汉光武说道：『富易交，贵易妻。』是说破千古不安分的世情。宋弘答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是表明千古当守分的正理。

然当今之世，遵宋弘之论者，百不得一，依光武之言者，比比皆是。要知究竟，宋弘之毒，华不能悉。譬如猛兽伤身，毒蛇损命，由天注定，数莫能逃，亦付之无可奈何罢了。只是闭门读书，人前少语，到底祸患少些，若是舌出尖，有热肠，不能忍，口即是惹祸之根。故秦时，一个官人，姓上官，讳说，号许忘，居住洛阳，是个大富长者。一日闲行市中，见几个异乡人摔打，内有一个少年，被三个长大汉子攒殴，大是吃亏。他偶然路见不平，叫令家人辈救护了他，又邀到家中，问其乡贯。却是绛州人氏，姓赵，小名唤十一郎。留他住了数日。那上官说，适因妻妾相争，斗了闲气，几日无好情绪，不喜说话，见了朋友，拱手就别，不接一语。这赵十一郎错认是厌弃他的意思，便要相辞归去。一日，大夫人之子瑶郎，与如夫人之子神郎，年俱六七岁。两个乳母领他出来玩耍，却在鱼池边争捉一个小小金线绿毛龟，以致哭嚷起来，直嚷到里面。妻妾两个互相护短，争把乳母打骂，上官说喝冲不开，气不过，出了内院到外书房来，愤愤的恨声不绝。这些宾客，都来叩问缘故，赵十一郎也在内中。上官说却气愤愤的摊手说道：『都只为这拾来一个小乌龟儿淘气。』说罢，就走开了去。众人都不介意，惟有赵家这小厮年幼，他偏是路上乍相逢延归来的，误解了他的心事。原来这十一郎是八岁丧父，今已十九岁，因母亲安走邪路，他气愤走出来的。被上官说无心一言，暗犯忌讳，他便认真有意骂他，竟有别而去。上官说自忘怀了。却过了十二三年后，秦（下有残缺）。

〔……〕是细丝锭。他见了，吃了一惊道他不去领这孩子，竟将柴篮倒空，将锭装了半篮，将枯叶盖好，背了就走。背到家中，坐了气喘，喘息未定，只见曹有华将布衫兜了一升白米归家，道：『肚中饿了，快烧粥吃。』见庄氏没有柴，又坐在门槛上，便骂起来。庄氏道：『不要慌，不要嚷，有一桩天大好事，在此对你说。』有华道：『好事不好事，且饱了肚皮再处。』庄氏道：『你要吃粥，篮里来拿柴。』有华将手柴篮里一把，只见多是雪白细丝锭，他就吓呆了，低声道：『你那里偷来的？』在庄氏道：『那里好偷？』遂一一说了缘故。

那有华即同妻子往坟墩里去，只见那孩子也不哭，还坐在棺材上，抓了两把锭儿搬弄。见了有华，嚷道：『阿伯，阿伯！』将锭递与有华。有华接了，看看。一棺材都是银子，庄氏只拿得一角，他对庄氏道：『天色晚了，雪又纷纷下了，料想无人走到坟墩里来。我索性等夜静了，偷对过缸坊里那只小船来，尽数载他娘去，可不是一生受用。』他竟同庄氏将布衫先拿些兜了，又抱着孩子道：『我儿子，想是你的造化。』同庄氏回到家中，放了孩子，先将一小锭银子，走到村中店里，借剪子剪些来，沾了一沙锅酒，买了一大块猪头肉，又买四块豆腐。店主人道：『生意好，大开子，今晚天色寒冷，想要请人么？』有华道：『身上冷，无籍凭，只得做个里牵棉。』笑笑去了。谁知到了家中，天色已晚，肚里又饿，心上又快活，从不曾这等放量大酌。夫妻两个，你一碗，我一碗，碗头风，一吃吃醉了，两人竟好好睡去了。

不道事有作怪，两人睡去，同做一梦，梦见一个白衣童子，一个黄衣童子，嚷进门来道：『我在大雪中等你领我归家，你吃得好醉，竟不来了。那前日领我来的，又要领我到别处去，我不耐烦，只得住在你床下了。恐你不知，我们对你说声。』两个一同惊醒，已是四更天了。听得外边风又猛，雪又大，冷又冷得紧，有华对庄氏道：『我方才得一梦。』如此如此说了。庄氏道：『奇怪，这是我方才梦见的。』也这般这般说了，道：『你那里如我梦。』两人细说，一毫不差。有华想道：『是了。这注财香，必是我的，如今在我床下了。虽然如此，趁此雪大无人到此，我们明早先去拿了棺材里的，然后慢慢掘床下的。』

两个天明起来，煮了饭吃，悄悄到坟墩里去，拿棺材里的银子，只见一棺材枯骨，并不见一些影子。有华道：『是了。这财香原是儿子的，我们原领他来坐着。』忙去抱那儿子，可煞作怪，孩子道是天冷，杀猪一般这样哭，再不到坟里来。两人无可奈何。庄氏道：『昨夜之梦，还要我住在你床下，如今我们快去挖床下看。』于是两人竟到屋里来，关了门，拿了锄头，到床下一掘，掘到二尺深，只见一堆都是细丝锭，与棺材里边一样的。拾了银锭，下边都是金锭。有华快活苏了道：『原来银子是活的，怎么昨日明明在棺材里，今日走在我床下。』把金银堆满一床，夫妻两人只顾拜，拜了，两个商量道：『如今有了这些银子，是财主了，不可再住在此处了，必须先寻一所大房子，来搬了场，再请钱亲家公、亲家母来做了帮手。有事要他商议商议。』

原来这三岁孩子，在周岁时，已攀了一个做长工的钱大女儿。当日曹有华走到钱大家里，见他妻子在檐下舂米，便道：『亲家母，老钱在家么？』那妇人道：『今早见天色冷，主人家去打米了。』有华是认得他主人家的，竟走到城里来。只见钱大也走归来了。途中遇着钱大道：『曹大老，你来（干）什么？』有华道：『有句话，特来寻你商量。』钱大道：『你可是要到我主人家去借印钱种春熟么？』有华道：『不是。我要你在城中寻一所屋，搬搬场，因乡间忒野难住。』钱大笑道：『让他野，又何妨碍。料想湖里强盗，不来寻到你家。』有华道：『如今不是这等说。我与你到我屋里，去吃杯酒，细细商量。』那钱大见他说话有些跷蹊，道：『亲家公，莫不你近日有些生意了，怎么请我吃起酒来。』有华道：『你随我来。』钱大随了就走。只见有华身边将一锭银子，放在店上，抵了二千金，酒肉鸡鱼之类，买了一篮，与前日光景大不相同。钱大到了他屋里，有华道：『一发接了亲家母来。』不一时，钱大妻子也来了。钱大见他做事来得希奇，道：『亲家公，不道你近日大有利市？』有华然后道：『不瞒亲家说，其实有些利市，所以要商量，寻一所房子，到城中来住。就是这里，也要寻几间，般两位亲家在内住了。还要买几亩田，相顾与我照管照管。』钱大道：『可

知亲家得了滔大射香，要到城中去。请问亲家，大约要得多少价钱的房子？」有华道：「价钱多少，不好拘定得。」钱大暗笑道：「待我将大些的试他一试看。」因道：「我主人家，城中有身下自住的屋，近来当了塘长，又当粮长，又打官司，急要银子用。将一半或典或卖与人，如今现出空在那里，不知亲家用得着么？若用得着，我就去说。」有华道：「他要许多银子。」钱大笑道：「典他的，要五百两；绝他的，要八百两。一应厅堂房屋楼子书房，后边假山园亭，一色端正。只要打扫打扫，今日成交，明日就住得。」有华道：「既然如此，还是绝买他的好，烦你去取个经帐来。」钱大夫妻两个听说，各将舌头一伸，暗暗大惊道：「这也奇了。」钱大便秘起身道：「亲家既如此，我去讲定实价，并拿经帐来。做个中人，强如做长工，但不要哄我。」有华道：「当真要屋，那个哄你！」

钱大一经走到主人家讨经帐。主人家道：「那个要？」钱大道：「我们亲家公要。」主人家笑道：「你那亲家公住在乡间的，你可不认错了。想要租一两间，租是不要经帐的。」钱大道：「我们曹有华，近来大发了财，恐怕乡间野，任要搬到城里来住，所以要剥一所大房子。我闻得主人家要卖屋，故来相求经帐，学做个中人，怎么认错起来？」主人家大惊道：「就是前日来借米的曹有华么？这也奇了。」即写一经帐与他道：「若绝买，实价要八百两，倘一并现银，再让他四五十两也罢。」钱大道：「晓得。待我对你说。」接了经帐，急急来回复有华。只见有华回了实价，七百五十两，将银一一兑足，拿条搭膊装了银子，叫钱大也装了一搭膊，竟到主人家来成交。那主人家见曹有华来成交易，老大吃惊道：「他那里有许多银子？」家人道：「外边沸沸扬扬，说曹有华掘了藏。」主人家道：「可知他银子如此现。」那主人因他有了银子，就奉承他几分，口里叫声：「有老。」吃东道时，甚是绸缪。曹有华央人写了文契，将银一并交足。主人家见他爽快，因道：「我房子甚空，你就搬来也使得，家伙少一缺一二，我家尽有，任凭借用。」有华道：「多谢，多谢！」

有华别了主人家，一路归来，乘便到典衣店里，买了几件绸衣服，夫妻儿子一齐穿了。收拾进起屋来，就顾了前村同伴做工的孩子。顾了小厮，居移气，养积体，摆踱起来，与乡间习气，大不相同了。又有几个奉承他的，来擦臀放屁，他也时常把些酒食来请人。又买了二三百亩田，造了几间班房，与钱大夫妻住了，替他做催子，他自己种过田的，田中利弊，再无人欺得他，所以田中甚是其利。又放债米，堆当米谷，本多利多，竟大富起来。家中讨了几对乡间人来服侍，买了些湖荡做了冰窖，竟无利不往，亦无往不利。曹有华竟做了匠门塘第一个财主了。

却说那儿子渐渐长大起来，甚是伶俐聪明，肥头胖耳，面大口方，请先生教他读书，便贡个秀才与他，遮个门户。那有华，始而人叫他老曹，继而人叫他曹叔叔，末后俱叫他曹大爷。那儿子，始而人多叫他乳名，继而人便叫他小大爷。他一做了秀才，那有华与人商议，要人改口叫相公。这几个帮闲的道：「莫若出一谕单，贴在门上，一则见得令郎是个秀才，二则人皆晓得称呼了。」有华道：「有理，有理。」于是，即教儿子写个告条，贴在大门上道：

示谕家人各佃知悉：本宅大相公，的系真才入学，自今以后，老大爷改称老相公，小大爷改称大相公。除已往不不究外，合行出示，如违定行送官惩治，不贷。特示。

那儿子学名叫曹成器，表字取个孟瑚。自做了秀才，竟是在行，又且会撒漫。在学中做秀才，甚行得通，结社、当会走声气，又有几个无耻的名士去奉承他，『曹盟翁』、『曹社兄』，叫个不了。他也簇新妆未起来，带顶飘飘巾儿，穿领阔带大袖子直身儿，大红方巾鞋儿。小厮撑了锡顶伞儿，家人拿了红毡包儿，准日三朋，在街上摇摆，好不燥脾。只有一件，心上甚是不快。独那位尊夫人，乃是贫时攀就长工的女儿，虽长大起来有得吃，有得着了，终是有种出种，又黑又麻又粗蠢。两只金莲长尺二，一双玉笋像插插，尊相正合着相书上四句道：

立如松，走如风，声如钟，背如弓。

到做亲之日，还不晓得道个万福。惹了他，动不动乱喊乱骂，指手划脚。丈人钱大，又住在庄上，也是个顶尖粗蠢的，又不好难为他。因此每每饮酒中间，对着相知朋友，只管叹气。

一日，有个在门下讨求吃饭的相知，叫做许弄生，在座。见他叹气，又平日打听得三分心病，因道：『孟老兄这样神仙中人，有什么不遂意？这样长吁短叹！』孟瑚道：『人各有心事，不可以告人。』弄生笑笑道：『小弟虽不是袁天罡，也算得个李淳风，已猜着七八了。这事有何难处？如此闷闷？』孟瑚见他说着着意，便接口道：『兄以为易，我道甚难。我只恨那宋弘这厮，对汉光武说了这两句，所以就不好依得许敬宗对唐高宗的说话了。』弄生道：『何必如此。世间少什么崔莺莺、卓文君。吾兄若有意于风情，只怕谢鲲的梭儿世间绝少，韩寿的香儿世间尽多。』孟瑚笑笑道：『只是我少这样窍，还须兄帮衬帮衬便好。』弄生道：『这个当得。』两个笑了一回，又吃了一回酒，别了。

却说那许弄生，是个最不正路的人。听了这句话儿，他留心要弄曹孟瑚几两银子度日。他一头走，一头想，心上就生一计出来。暗笑道：『妙，妙！』一走就走到一个小朋友家去。那小朋友姓孙，名韵士，年纪十七岁，生得眉清目秀，原与许弄生有一手的。见了弄生道：『老兄何来？』许弄生醉醺醺的道：『扰了老曹，特来讨口茶吃。』韵士道：『且坐，待我拿茶与你吃。』弄生嘻嘻着脸道：『我有桩银子作成你，赚来买东西吃，可好么？』韵士道：『老兄作成，极妙了。』弄生扯住他，在耳边低声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回。韵士大笑道：『这甚使得，只是作事不可相背便好。』弄生道：『这个自然。』两个作别了。

到了明日，只见许弄生又走到曹孟瑚家来道：『孟老，夜来多扰，我看今日如此春天，风和日暖，一路桃花乱放，我意欲同吾兄去闲步步，可得暇否？』孟瑚道：『我没甚忙。』弄生道：『闻得南园二郎庙，烧香的女客，两日盛得紧，我们同去看看如何？』孟瑚道：『使得。』两个携了手，一路看去。只见二郎庙前的烧香船，若大若小，拥挤无数。那些年少的妇人，轻盈袅娜，如花似玉。曹孟瑚看得眼也花，奔得脚也酸。正看得高兴，只见又有一只小鱼船来，中间坐着一个缟素妇人，你道生得如何？

那许弄生远远望见，慌忙报与曹孟瑚道：『又有一个绝色妇人来了。』孟瑚似失心风的，飞奔去看他上崖。谁知只因这一奔，众人便拥满在岸边，跳板也没处放了。只见那船中那个妇人，牡丹头，白春罗细堆纱花的袄儿，臂上金镯露出，两个丫环扶着，欲起船来，见岸上人太多，道：『不要上岸了，等人散一散再处。』口中说着，将金扇掩了口，坐而不动。那许弄生与曹孟瑚，看得忒肉麻了一擎，又往外一张坐了。只见家人庙中烧了香，下船来回复道：『香烛点了，纸马化了。』妇人道：『如此，叫船家开船罢。』那船家竟撑开船去了。弄生同着孟瑚，烟也似沿河而奔。那妇人见他随着船走，又笑一笑，伸手把帘儿垂下。孟瑚对弄生道：『你可见他对我笑么？』弄生道：『还是对我笑。』孟瑚打一下道：『放屁！他明明爱我，你怎么夺人之好。』弄生道：『且慢！不要动这样虚火。』孟瑚想道：『但不知他住在那里？』弄生笑道：『你请我一请，我就同你去访他出来。』孟瑚道：『请到不难，你如何便访得他出。』弄生道：『我自有个绝妙诀窍，一访就着。』孟瑚笑道：『当真要请，请了要寻还我的，不要骗来吃了。』就丢开手。弄生道：『你试试我的手段看。』孟瑚道：『我今日走得倦了，一事两勿当，就在酒店中请你。』两个进了店，孟瑚将一块大银子，对酒保道：『蹄子熏鸭鲜鸡，再做了一锣鲭鱼面，时新果子。酒要状元红。』酒保道：『是。』少顷，搬了满台，你一杯，我一杯，吃得一个不亦乐乎。孟瑚道：『请便请了你，且说如何寻法？』弄生道：『你不晓得这只船，就是南潼子门的船，方才我有心，船上的水牌，及船家的面脸，我已细细记着。今夜少不得原歇在那边，我只说要叫船，寻着那船家，就问你今日揽了那一家生意，一问就得知下落了。』孟瑚笑道：『有窍，有窍！还是你。但如今就去便好访着了，明早到里书房来回复我。』弄生道：『是。』作别去了。

孟瑚归家，一夜睡不去，细想道：『必是个媳妇，若得他上手，也不枉了我老曹这个风月财主。』只见明日清早弄生来了，嚷道：『我是上八洞神仙，果然一访就着。』孟瑚忙道：『是那等样人家？』弄生道：『是个少年媳妇，住在西园左侧，也是大人家，新守寡的小姐。』孟瑚笑道：『我也是仙人，我心上也道是个媳妇。是便是了，你有什么妙计，可以括得他到手便好。』弄生道：『你这样性急，且是说得这样容易。』弄生道：『闻他还要到西山烧观音香，你如今将一二两银子，也定只船再去看他，或他有些意思，便好算计。』孟瑚道：『凭你，凭你，只图上得手谢你。』弄生笑道：『论起来，你这样着魂，上了手，要谢银一百两。』孟瑚笑道：『若果然弄得上手，五十两如何？』弄生道：『取笑还是当真？』孟道：『当真。』弄生道：『既然如此，先拿些来香香手，还你一图就成。』孟瑚道：『你真有这本事？』弄生道：『岂不。』遂将一包银子在桌上一拍，道：『看本事还钱。』弄生道：『不是夸口，说经了我的手，如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即将银子袖了，又道：『将一两去定船，我再打听确了，即来会你。』于是弄生风也似去了。又隔了两日，只见弄生走来道：『船已定了，不想那妇人前日伤了风，病起来，道还要隔两日去烧香哩。』孟瑚道：『不要哄

我。」弄生道：「这样可是个人相知间，哄你什么？」于是又去了。又隔了一日，只见许弄生笑嘻嘻奔来道：「我为你费尽心血，闻得他病虽好些，还不提到西山去。被我以借坐为名，坐在他间壁乡邻人家，那人家姓何，其人叫做何老官。我细细问他，做什么生意的。那老儿道：「我老人家与王宅看看门儿。」我便接口：「哪个王宅？」他便道：「我们是昆山（人），因去年相公死了，娘娘是个小姐，年纪又小，被族中期负他，他权住在这里。里边无人，我替他管照管照门儿。」说罢，手中拿把酒壶去买酒。原来此老爱这杯中物的。我道：「何伯伯，我借坐了半日，肚中饥饿起来，意中也要买壶酒吃，敢趁便同买一买么？」那老儿道：「这个何妨。」我就在十两头里，拿一块来与他道：「何伯伯，央烦你去替我买了几只熏鸡，一只蹄子，买了三斤好酒，余的找了钱罢。」那老儿见我大开口，就道：「你一个人吃这么多。」我道：「相知间，同你吃三杯，你不要破钞了。」老儿笑笑说：「初相知，怎么倒要扰你？」又口中说：「我就去买。」不多时，俱买来了。我与他，你一杯，我一杯，饮酒中间，被我细细问他。原来王小姐是个崑山人，最爱风月，极喜兑好首饰打扮，爱着绕地长裙。两个丫环，一个叫春云，一个叫绿梅。王小姐又会吃酒，又会做两句歪诗，又喜时常在门首玩耍，我如今同你到那里去走走，或在门首再看他。看看或者有些好光景，不消到西山去得，也未可知。」孟瑚道：「既然如此，今日就去，只看缘法，可凑巧否。」

两个急走到西园那边来，只见旷野间，一个大墙门一带杨树，杨树边果然一个穿白的妇人，倚在丫环肩上，在那里闲看。许弄生忙拽孟瑚的衣袖道：「你看，你看。」曹孟瑚一看，宛然是船中的那个。孟瑚踱来踱去，恨不得上前去扯他一把。那妇人见孟瑚看得着相，含着笑，低声对丫环道：「这个人恰像前日二郎庙里，跟着我们船走的，为什么倒在这里？」孟瑚听得二郎庙三字，道：「他有心，所以记得。」因此一发狂荡起来。那妇人对孟瑚又笑了一笑进去了，叫声：「春云，关上了门。」那丫环口便应了，又立在门首望望，那孟瑚见旷野无人，竟大着胆，上前去一个肥借，道：「姐姐可认得二郎庙里的人么？」那春云道：「认得。你是什么人？没廉耻。」嚷起来。弄生忙道：「姐姐不要嚷，我们就是你们何伯伯的相知。」春云道：「就是何伯伯的相知，也不该如此不尊重。」弄生道：「他是书渴子，我央何伯伯来赔你的礼罢。」春云关了门，进去了。

只见许弄生走到隔壁去，会了何老儿，来对孟瑚道：「你须将些礼物，托何老儿送与春云，做个后来相识。你方才也可如此造次。」孟瑚将一两银子，递与弄生，弄生去了。少顷，出来道：「好了，可见银子是好的。那春云见送银子与他，欢喜得紧，如今倒有一半功夫了，春云与何老两个是脚了。」孟瑚道：「如今计将安出？」弄生道：「要此速成，要费些大银子哩。」孟瑚道：「只要上手，银子我不论。」弄生道：「既然如此，我有一计，你明日去买南京花绸二疋，金枝松一只，走盘珠十颗，分外将元色背裙两个，大红汗巾两条，送与二个丫头。外将酒一坛，白银四两，送与何老儿。我与你一总拿去，先到何老那边一揖，竟送与他，坐在他身上，说你里边家主婆，已有意的了。你落得做个人情，将银子买果儿吃，他受了。再将礼回他，转送与春云，也是这等说，不怕他不肯的。」孟瑚道：「也罢，我如今去备起来，你与我拿去，或就了谢你。」弄生道：「我去还你停当。」

又隔了两日，果然许弄生跑过来道：「着了！你快快整备去做新郎。」孟瑚大喜道：「如何了？」弄生道：「我送了去。那老儿

此，一个人要兑的，小姐可要么？」王小姐道：「要是要的，只是没银子。」他就道：「小姐若要银子，可以缓得的，就到冬间与他来也罢。」小姐将珠子看了又看，道：「好白珠子。」将松枝看了道：「金子赤得紧，不知共要许多银子？」那老儿道：「不知。他这个人就是我相熟的，昨日说起，他说在二郎庙曾见小姐来。我说小姐喜欢首饰，他故把来兑的。」那小姐见说二郎庙那人，他就顿一顿道：「既然如此，教他明日来当面议议价看。」那老儿见他会意，就说还有南京花绉要一起卖的。小姐笑道：「你一发拿来看看。」四件通收了。你如今进去面议，看光景，相机行事，我来帮你。」孟珙听了，忙向弄生唱个喏道：「多谢。」

于是连忙打扮齐整，与弄生竟走到园侧首，等到晚间，只见那何老儿道：「来了么，待我先去说声。」少顷，只见何老道：「小姐在门首了。」孟珙于是竟走进他门里，大着胆，唱个喏道：「小姐，珠子首饰，用得着么？」那小姐将衣袖掩着口道：「要是要的，只是要许多价钱。」孟珙道：「既是小姐中意了，小姐是在行识货的，任凭见赐罢了。」那妇人笑了一笑，竟叫春云走到孟珙身边来。低声道：「珠子只值十两，金枝松我要做使用的银子，小姐说，叫你夜间到后门首，悄悄进来兑。」孟珙嘻嘻着脸道：「一一依小姐。但今夜银子，准要兑的。春云姐要烦你帮衬一帮衬。」那春云将孟珙瞅一眼道：「月又好，你来便是，只管说。」孟珙低声道：「可要与那何伯伯得知么？」春云道：「不必相闻他。」春云回复那小姐，小姐把手儿同孟珙一招，进去了。那孟珙忙来对弄生道：「如今是了。只是今夜我胆小，你便住在左近，进去时，千万与我看看，我先送二十两银子与你用用。」弄生道：「好呀！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四十，两头一齐要的。」孟珙道：「便罢，我也带得百金在此做使费。」弄生拿了四十两，又道：「再拿十两，一两一封，封在身边做使用。不管丫环孩子见了，即与一封，这便无言，又有护卫了。」孟珙道：「说得有理。」于是与弄生打点不题。

却说孟珙果然等到夜深月上了，悄悄走到后门，只见春云已立在门边，见了孟珙，把手一招，低声道：「来。」孟珙悄悄走进后门，春云已拽上了门，孟珙忙去勾住春云，春云带了笑，一推道：「臭王八，老婆在里边，不要这样猴急。」一引引到仓房里。孟珙道：「卧房在那里？」春云道：「你随我这里来。」又走到里边，三间一带花厅，果然清洁齐整，甚是幽雅。两边俱是花卉。只见那妇人浓妆艳服，初不是日里光景了，灯下看看，愈觉妩媚。两人相见，各说心话。王小姐道：「妾自二郎庙一见，直思想到如今，不道又承厚情，今得一会。」孟珙道：「小生一介书生，蒙小姐错爱，许接芳容，粉身难报。」只见一个丫环捧茶来。吃了茶道：「酒已排在东边书室里。」孟珙道：「夜深了，夜饭不消扰罢，恐酒误了正事。」小姐笑道：「这样性急，不日里来了。」孟珙也笑道：「其实日里就来的。」王小姐道：「既然如此，请坐了，快饮三杯。」孟珙忙忙吃了道：「收了罢。」欲火如焚，就去解那王小姐。小姐一推道：「丫环在此，羞答答，你先去睡，我洗净手，卸了头面就来。」那曹孟珙走到床前，见喷香的被窝，脱了衣服，就钻下去。

那妇人即下了帐子，脱了外衣，正要上床，只听得外边一声喊响，道：「不要放走了。」孟珙吃了一惊，忙爬起来，已是挤了一房的人，道：「好好小姐，做得好事！」把王小姐一把拖出房去，两个把火把一照，又把曹孟珙赤条条拖下来道：「做得好事，拿刀来。」只见一个人把一柄雪亮的大刀，犹先杀汉子，再杀淫妇。孟珙吓死在地下，口里但喊道：「列位饶我狗命，但凭要我许多银子，况且不曾动弹。」一个人道：「你这狗才，快杀，快杀！」只见王小姐在外乱哭道：「不干他事，是我不是，饶了他，杀我罢。」又有一个人道：「既然如此，问这狗头将许多银子来买命？」孟珙道：「一千，一千。」那人道：「少，少。」孟珙道：「再加二百。」那人

道：『口里说有何着落，只是杀了罢。』孟瑚慌了，又喊道：『不要忙，我有一相知在左近，叫做许弄生，教他来，银子就有了。』那人道：『既然如此，你说在个所在。』孟瑚道：『在何伯伯门首。』只见一个人去了一回，扯那许弄生来了。孟瑚飒飒大叫：『老许救我。』弄生道：『怎么不小心做出来，如今教我怎么办？』孟瑚道：『我有银子在家里书房中橱里，你与我拿一字去，对我父亲说，悄悄拿一千二百两，来救我的命出去。不要怪吝，左右前日所得之物，原是我命中的。千万，千万！作速，作速！』那许弄生急急讨了他字去了。

到了曹家，已是半夜，曹有华方微睡觉，只听得门上有人叩门，〔说〕：『寻老相公去救大相公命哩！』有华听了，吃了一吓，忙跳起来，见了许弄生。弄生道：『令郎有字，老伯且看了说。』有华接字一看，上写道：

照字发银一千二百两，男里书房橱中自有，可速兑足。着一家人同许弄生拿来，救孩儿之命，不可稍迟，不可稍吝。前日之物，原男命中之物也！千万作速。

男成器百拜

那老儿看了字，问了情由，叹口气道：『罢，罢！左右是他的。』爱子之心胜了，只得一一兑足。弄生急急拿了就走。等银子一到，天将明了，这些人将银子兑了，又叫孟瑚写了甘服。放他时，又道：『如今割了一只耳朵罢。』孟瑚慌了，又求道：『饶了罢，我身边还有百二十两，一并送了罢。』然后逃命回来。

路上一路叹气道：『一饮一酌，莫非命也。一个美妇人，若上了手，用掉这些银子，也不懊悔；如今白白里送与他，又加一吓。』归家闷闷不乐，又没趣得紧，及至妻子得知了，又被他嚷骂了三四日。骂道：『没廉耻的王八，虾蟆在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我与你一槽一船，有甚不好？弄出这样事来。』埋怨得曹孟瑚进不得，出不得，于是静坐在书房里没瞅没睬。

过了几日，一日对家人道：『你去请许相公来闲话闲话。』家人去了半晌，回复道：『不在家里。』孟瑚又隔了月余，心上想道：『不知王小姐如今怎么样了？可惜负了他，又害了他。那个捉奸的，不知他的是什么人？如今事冷了，我去打听打听。』于是慢慢走到西园左侧，走来走去，一些动静也没有。立了半日，只得在近边人家借住了，问道：『前边野里高竹面的是什么人？』那人道：『是南京张翰林的花园。』孟瑚指着道：『是这一带杨树树里边。』那人道：『怕不是。』孟瑚道：『前日闻得有个实山王家住在此？』那人道：『那里有什么王家？自从张之问了封钊的，近日有一班光棍，私与他看门的说通了，借住了月日，如今已去了个把月了。』孟瑚暗惊道：『难道他俱是骗子？我如今寻许弄生问他。』一口气走到弄生家来，只见门也锁着。问问乡邻，乡邻道：『近日同一班人说南京去赶节了。』孟瑚满肚里疑惑不信。

时近也月了，孟瑚道：『如今科考年时，我且干名遗才到南京去耍耍，趁便打听他下落。』孟瑚果然到江阴老去，有了遗才科举。

七岁。』一个道：『今日未结收监，明日还要打了枷号在贡院前示众。』那孟瑚听了，也不在意。明日清晨，他有心去看，一走走到大功坊，只见一丛人拥了几个人，各带三百斤的枷，打了五十棍，血淋淋的扛来。孟瑚齐上一看，吃一大惊道：『那小后生的面孔，与王小姐一般，后边两个与春云、绿梅无二，后边一具竟是许弄生！又有一个，就是个何老伯，又有两个，却不认得，想一想，一个宛然是前日持刀要杀我的。』

看官！你道巧不巧，原来前日曹孟瑚与许弄生说了，他就定这一计，叫孙韵士扮了王小姐，韵士两个毬友，扮做丫环，何老去暂租了张家花园。先叫韵士在二郎庙烧香，后约送礼，夜间相会。几个做定圈套，恐怕出丑，临时捉奸，又勒甘服，使无后言。当时孟瑚看得亲切，却不知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孙韵士与许弄生偷眼瞧见曹孟瑚，将头低了。孟瑚要挤上问他，转一念道：『罢了，骗又骗了，如今又天报了。』却去问旁人道：『为何拿了他们？』一个人道：『你不知这一个后生，就是这四个人的毬友，他们都是大骗子，在这里骗了几个书生来，骗了许多银子，在院子里嫖。吃醉了，走出门来，谁想落出一个纸包在地，包上写大主考视窍两件，竟被主考家人拾着了，私订他到了寓所，急去报了主考。主考写书与府尹密拿的。昨日审明，今日要立枷枷死。』孟瑚也不敢说自己被骗的话，走归下处道：『天这样近的。』

乡试回来，再不想结识美妇人做风月事了。从此安心与妻子欢好如故，后来生了四个儿子，家事依旧挣好，大富起来。请先生教儿子读书，俱进了学；媳妇俱攀读书人家，至今温饱如初，诗礼传家。可见为人便当安命，再不可起妄想的念头。所以说：

妄想便心痴，痴心便着迷。
失财几丧命，觉后始知之。

第二回 以妻易妻暗中交易 矢节失节后重逢

蝴蝶双飞鸳并宿，护水穿花，美满芳情足。舞絮游丝虽满屋，劝君须把春心束。大稚绿娇，红香簇簇，柳乱花歌，缭绕空交遂。莫道天公多反复，沾茵堕园因相续。

——右调《蝶恋花》

这首词，单道天下才子佳人得相配偶，再不可又生外心。自古佳人与才子，谁不愿各得所配。情同鱼水，气洽椒兰。然古今偏有多少缺陷的事。那些自负为佳人的，他自己既有绝世的风姿，心上无不想与绝世人才为匹，于是即嫁了个平常的丈夫，他还道配非其偶。可奈天公作怪，偏苦苦要将极愚极蠢的交付他，不但不晓的嘲风弄月，抑且全不解惜玉怜香。于是守分的，只好学吟断肠集的朱淑真；那不守分的，便未免要做不守寡的卓文君了。虽然，这还是妇人易于自守。至若男子汉，自负为才子的，他自己恃了些才貌，又那个不想配绝世的佳人？更笑天公作怪，又苦苦偏要将粗俗至丑陋的，奉与他，为良家至宝。所以诸葛孔明之妇，面如锅底，然天下如孔明这样安分的，能有几人？故古今才子，未免问柳寻花，偷香窃玉，这也怪他不得。若是三生有幸，有才的男子，竟得了绝世的佳人，成其夫妇，这岂不是人生极难得的事。故荀奉倩得配了个公主，他一生恩爱，为妻子有了热病，不难解衣冻体，以熨其热，至死后，不言而神伤。自叹曰：『佳人难再得。』是终身不再娶而亡。所以才子得遇佳人，真可死心塌地，虽有毛嫱、西施在侧，总之非我所好了。

不道人情难料，事有不然。偏又有一等得了美人为妻，又要去惹闲花，沾野草的。天公知道，岂不恶其淫心无厌，于是即以其人之淫，还报其人之身，使闻之者，略加警悟。在下得诸传闻，颇觉新异，聊述与看官醒一醒睡。

话说清朝初年，福建州府地方，有一乡绅，姓赵名虞，字舜生。所方二十一岁，即连科中了进士。面庞生得清秀无比，又且饱学多才，娶了个阴贡生的女儿为妻。那妻子阴氏，名唤丽贞，年纪少舜生两岁，真是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性格极其聪明，体态极其柔媚，少而挑花撩绣，大而作赋吟诗，件件俱精，般般皆妙。自从嫁了赵生，身虽两人，性合一付，你唱曲，我便吹箫，我吟诗，你便作赋，嘲风弄月，朝歌暮弦，恩爱异常。外边人羡慕他，因编四句口号道：

佳人配了佳人，才子嫁了才子。

天成一对夫妻，不数弄玉萧史。

却说赵舜生既为美人才子，又得娶了个丽贞的才子夫人，亦可谓志足意满，终身再不思量渔色了。孰知那赵舜生，心偏不足，他性最爱的是偷情。丽贞身边有几个丫环，虽则串眉，终碍着丽贞不酸之酸，所以不能畅其所欲，心上想外边结识几个妇人。又亏了进士，恐碍官箴，所以在那家人妇人面上，未免着意起来。这个毛病犯着，随你贞洁的仆妇，再没一个脱白了。

一日，正闲坐在书房里，只见一个贯走熟的媒婆，名唤鲍一娘，走进书房，对着赵舜生叩个头，道：「闻得老爷近日要寻对家人，书房里用，小妇人寻得一个绝妙的在此。年纪不上二三四岁，男的又老实小心，女的又温柔勤俭，原是南直昆山人，因兵乱逃到这里来的。如今无所倚仗，故思想投靠人家，其实是好人家女儿。」舜生道：「唤他进来看看。」鲍一娘即便出去，唤那两个人到书房里。那夫妻两人见了舜生，双双叩个头起来，立在一边。舜生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里人？」那人道：「小人是崑山人，唤名孙仁，妻子韩氏。小人从幼识得几个字，妻子女工也会几件的。只因世乱，无处生理，所以出来的。」舜生仔细一看，只见韩氏生得唇红齿白，一双俏眼，两道弯眉，不觉着魂起来。对鲍一娘道：「女人你领进去见了奶奶，着他住两日，拣一吉日成文契罢。孙仁，你住在书房里伺候，有事差你。」于是鲍一娘领韩氏到里边去，见了奶奶。

却说阴夫人身边，有两个贴身服侍的丫环，一个名唤芳兰，一个名唤金菊。那两个俱与赵舜生有一手儿的。当日韩氏见了奶奶叩个头，阴夫人对鲍一娘道：「是新来的，见过老爷了么？」鲍一娘道：「是老爷收用，着老身领他来见奶奶。」阴夫人道：「既如此，芳兰你同去吃了饭，晚间权与你宿。俟做了文契，去他个房头儿住。」鲍一娘见奶奶吩咐定当，告别去了。

韩氏同芳兰吃完了饭，就在房中服役。其时乃七月天气，到了晚间，服侍奶奶，在后轩茉莉花边洗了浴，出来到卧房中梳晚妆。韩氏将沙兜扇儿打扇。正在那里打扇，只见赵舜生踱进来，见了韩氏问道：「芳兰怎么不打扇？」奶奶道：「芳兰洗浴去了。」舜生又与夫人说了两句闲话，遂悄悄趑身到茉莉花边，只见芳兰对着壁儿，赤条条在那里洗浴。舜生隔着花盘，伸过手去把他屁股一摸，那芳兰呀的一声，骂道：「金菊小淫妇，那个与你耍子。」口里骂，回转头来一看，乃是家主公。舜生低声笑道：「不要骂我，有话儿问你：那新来的，今夜与你同睡么？若同你睡，要你帮衬一帮衬。」芳兰道：「老爷吩咐，我晓得。只是你快去，有人来了。」舜生听了，一闪出去了。

芳兰浴完，即叫金菊姐：「你去替新来的孙阿婶来洗浴。」于是韩氏走来也洗了浴，随着芳兰吃了夜饭，在月下乘凉。原来是日应该金菊，并一班家人妇女，上班服侍家主公，家主婆吃夜膳。故此芳兰甚是空闲，因与韩氏乘凉，说些风凉话耍子。芳兰话间取笑道：「孙阿婶，你今夜要与我做夫妻了。」韩氏笑起来道：「你还是黄花女儿，我自然是你的丈夫。」芳兰笑道：「你讨我便宜，我今夜偏要骑在你身上。」韩氏笑道：「任人来骑，不怕你。」两个取笑了一回。芳兰道：「我们去睡罢，明日是我上班，要早起的。只可惜这样好月色。」韩氏道：「两回在外奔走，我也倦得紧，眼儿渐渐做瞌，要去睡了。」于是两人同到厢房里，上床。韩氏脱了衫儿和小衣，睡着。芳兰道：「孙阿婶，天色热，小衣沾着身子，汗渍渍不好，还是脱了爽利些。你怕月光照着，将单被儿掩掩就是。」韩氏听了果然脱去。又说了几句闲话，竟鼾鼾的睡去了。

芳兰见他睡着，即轻轻跳起身来，坐在净桶上小便。只见窗外有手把他一招，他就意会了，即便走出来，却是赵舜生走来。携了他手道：『新来的可曾睡着么？』芳兰道：『睡着了。小衣已被我说他脱下，如今你自去，悄悄行事。』舜生道：『他若喊起来，你须急急掩住他的口，我明日赏你。』芳兰道：『晓得。』于是舜生赤条条，轻轻走到床边一张，月光正照着帐子里雪白半截身子，两只小脚儿弯着，直挺挺的打鼾。舜生不觉欲火如焚，揭起帐儿，轻轻跨上床，将被儿悄悄揭去。（注：此处删去十七余字——编者）

韩氏睡梦中，直跳起来，已被舜生紧紧压住，动也动不得，只得喊道：『什么人？』三字未完，被芳兰走来，双手掩着嘴儿，低低附耳道：『是老爷，不要作声。』舜生口里道：『我爱你，你顺了我，我多与你银子买果儿吃，做衣服与你穿，孙仁我另眼看顾。』（注：此处删去九十余字——编者）干事才完，韩氏忽然垂泪道：『我被老爷蛮做，污了身子，明日羞答答，如何去见奶奶？』舜生道：『是我先说通了，奶奶爱我，容我如此，再不妨的。』于是起身，即忙闪到自己房里，将一锭银子，递与韩氏道：『与你买东西吃，后日还要照顾你。』说罢去了。芳兰又道：『我们老爷极好的，到我房里一次，一定有银子赏我的。我不瞒你说，如今枕儿边还藏着七锭在这里。』韩氏无言，只得拿了银子，同芳兰睡了。心上暗转道：『不已（意）』逃难出来，投靠人家，思想夫妻一处，难道做出这样丑事来。如今这里决然难住，思量起来，通是芳兰那小淫妇做路害我，如今不若再偷了芳兰枕边的银子，做了盘缠，原同丈夫回乡去过日子的好。』算计已定，睡到天明，清晨起身，芳兰上班，服侍奶奶去了。韩氏悄然向枕边偷了他两个锭儿，藏在身边。

却说阴夫人起身，叫芳兰：『你去把面汤来，问新来的，可会梳头么？』韩氏忙应道：『晓得的。』于是与夫人梳头。赵舜生在床上跳起身来道：『好热，好热。』见了韩氏，即看着阴氏道：『奶奶头儿竟梳得好，只是新来的身上衫儿腌臢，要他近身服侍奶奶，有汗衫与他一件换换。』夫人道：『我有件绸葛布的半新衫，金菊拿来与他。』于是韩氏接金菊的来穿了。舜生洗脸抹了身上，便往书房里去。韩氏服侍奶奶吃早粥。早粥过，韩氏禀奶奶道：『小妇女寓所，有两件旧家什，前日来了，无人看管，今日要同丈夫去看。』夫人道：『我家老爷收用你们的了，今日去，可即搬了来，明日成文契。』韩氏道：『晓得。』便走到书房里，同孙仁去见赵舜生。舜生道：『待孙仁去，你不消去罢。』韩氏道：『有几件衣服我自要去拿的。』舜生道：『拿了就来。』两个别过了。

出门在路上，韩氏对丈夫道：『我决不去靠人家的。我与你如今原到家里去，别寻生理过活。』孙仁道：『怎么这等说！赵家待我尽好，你我两口到家，靠甚过日子？这等人家，求之不得的，你到说出呆话来。我若依你家去，盘缠那里来？』韩氏道：『你不要管，包你有盘缠。且到寓所，急急收拾停当，对你说。』于是两人到了寓，开了门，只见韩氏在腰间摸出三锭银子来，对孙仁道：『六七两银子，尽够去了。』孙仁吃惊道：『你那里来的？』韩氏不说被赵舜生强污之事，只说与芳兰同睡，在他枕儿边拿的，我算来路上盘费，只消三四两，剩的还可做个豆腐本钱，去开豆腐店。这原是我处本行，尽可度日，强是在人家叫别人老爷、奶奶。』孙仁道：『我也出于无奈，今既有了银子，事不宜迟，必须连夜去便好。』随即唤一只小船，说过三两银子，包送到昆山，两个下了船，竟望昆山去了。正是：

却说赵舜生，是晚不见韩氏夫妇回来，他还道少年夫妇，在寓所过了夜，明日自然来的。到了明日午间，还不见来，心上有些疑惑，因唤家人赵祥吩咐道：『你去对鲍一娘说，已约定今日成文，怎么昨日孙仁夫妇两个，倒去了不见来？』赵祥领命，到鲍一娘家，同去寻孙仁夫妇。及走到寓所，只见门儿锁着，乡邻道：『昨晚已搬去了。』连鲍一娘也不解其故。赵祥只得回来。一路走，走过福州府前，见街上人，男男女女，纷纷奔窜。也有挑了行李的，也有抱了儿女的，各有惊惶之状。赵祥问道：『为甚你们如此？』其中有一人应道：『你还不见府场上的牌么？』一头说，一头飞也跑去。赵祥心上吃惊，忙走到府场上，只见竖着一大扇硬牌，粘告示一纸。上写道：

征南大将军示：照得国之废兴，自有历数，本将军提兵躬讨，所下州县，士女有壶浆之迎，人民慰云霓之望，故示尔福州府军民人等知悉，大兵到处，鸡犬无惊，尔等居民，照常艺业，毋得惶惧。特示。

却说赵祥见了告示，心上着了忙，飞也似回来，报与家主。谁知走到门首，自己家里也在那里收拾逃难。赵祥问道：『老爷在那里？』他的老婆道：『老爷府中太爷请去，议守城了。你还不快来同我收拾。为避难之计，却慢慢腾腾地闲讲。』赵祥见说，只得到自己房里收拾。刚刚收拾得两个包裹，随那赵舜生去的家人回来嚷道：『不好了，不好了，兵已进城，老爷与太爷俱绑去了。』只这一句，吓得阴氏奶奶酥了半边。于是思量无计，慌忙脱了高底弓鞋，拆开了，将底板挖空，把些碎金子和粗珠子塞满在内，依旧缝好道：『惟此可以为难中救急之资。』于是将来看了，叫芳兰道：『你也与我将这些银子，做个小褙缚儿缚在腰里。』方才缚得完，只见家中寂然，不见个影儿，急叫芳兰道：『你跟我到前厅看看，难道许多家人，通不问我去了。』

两个刚刚走到前厅来，忽见四五个兵丁，提着雪亮的刀，赶进来。见了阴氏，一个劈头一刀砍来，芳兰见砍家主婆，往后一跑，跑出后门逃了。谁知这一刀砍来，阴氏眼快，向庭柱后呀的一交跌去，有一丈多路。这刀却刚刚砍着了庭柱，有二三寸深，拔也拔不出。阴氏虽则躲过了一刀，心头又跳，两腿又抖起来。料逃不脱，跪在地上，只顾拜，只顾哭，口里道：『将军饶命。』那兵丁见砍不着，心里遂转道：『这妇人是不该死的了。』却把阴氏仔细一看，却见他姿容绝世，态度幽闲，声如莺啭乔林，身似风吹弱柳，便道：『我不杀你，你随我去做我的浑家罢。』阴氏听说，大哭起来道：『既然如此，不如杀了我罢。』那兵丁原是个总兵官，他也不睬，竟对两个兵丁道：『与我好好扶他上马去。』两个兵丁不由分说，将阴氏气抱上马，一鞭竟到营里。阴氏下了马，想要寻死，又无空隙，垂泪心上转道：『既不能死，毕竟免得他玷污便好。』左思右想，心生一计道：『有了。且待他来，相机行事。』真个：